



## 心香一瓣祭爷爷

□雨茂

爷爷辞世27年了，我经常感念他，总在梦里遇见他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离家三千里的异乡工作，这个物理空间，爷爷能想象到，但没有亲身经历过。他频繁进入我的梦乡，是否因为我只能偶尔去看他？

爷爷生于1917年，从小喜欢读书，博闻强识，培养了厚实的国学底子，四书五经大段背诵，历史掌故张口即来。曾祖父去世早，大爷爷是一家人的希望，他担任高等小学老师时，禁不住诱惑，沾染鸦片，成瘾后教不了书，很快亡故。当时才13岁的爷爷要承担一家人的生计，不得不辍学务农。因为地痞流氓讨债，爷爷被人铁链锁身，受尽屈辱。但爷爷最终不仅偿还了欠债，还娶妻生子、置房买地，两个弟弟也在他的帮扶下顶门立户、繁衍生息。爷爷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一样，对土地有一种痴迷心理，有了钱就买地，可能是他觉得有四个儿子，都有土地才能扎下根。

奶奶生了十个孩子，只存活四个，因为不断地生孩子，她没有时间帮爷爷，无论寒暑雨雪，爷爷只能一个人在地里忙，患了非常严重的风湿病，还有偏头疼，又舍不得花钱医治，结果病情越来越严重。他年纪轻轻就佝偻着腰，还怕冷、怕风，天稍凉就用黑丝帕包头，苍老得让人怀疑他的真实年龄。

冬天不做农活时，爷爷手上总要提一个竹编烤火笼（四川称烘笼子），时常烤烤阵阵发痛的太阳穴。烘笼子是老辈人的取暖神器，中间放一个陶钵，外面是竹编的筐子，配有提梁，把烧红的木炭放在陶钵中，再覆盖上草木灰，能保持几个小时的热度。四川有一句谚语很流行——火斑不是一天烤出来的，我很早就知道它的意思，因为爷爷脸上就有明显的火斑。

爷爷一生过得很苦，他通过勤劳置办下几十亩地，建了十几间房，以为四个儿子可以衣食无忧、娶妻生子，但最终梦想没能成真。放弃发家梦的爷爷决定将精力与资源放在子女教育上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农村文盲率极高，但爷爷尊崇孔子，决不能让儿子成为睁眼瞎，为了把他们送进学堂，他和奶奶先后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。儿子们如果不努力学习，爷爷就棍棒伺候。因为爷爷的身体力行与大力倡导，我们家形成了爱读书的风气，父辈中没有文盲，伯父还读了重点大学，成为高中教师，孙辈们至少念到高中毕业，曾孙辈都上了大学。从爷爷那一辈开始计算，四代人中都有教师，在家乡，这是绝无仅有的现象。

我一直把爷爷定义为乡村儒者。27年过去了，爷爷厚道儒雅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，他早起洒扫庭除的身影常在我心头浮现。儒者重视道德养成，推崇孝悌忠信，提倡律己厚人、推己及人。我从没见过爷爷打架，也很少见他跟别人吵架。

他语调不高，好用敬词，喜欢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与人为善是他一生的处世原则，邻里关系很和谐。

在夫妻关系上，爷爷一向弱势。小时候，我总见奶奶对爷爷呼来喝去，爷爷很少反驳。我们这些做孙辈的有时替爷爷鸣不平，但爷爷总说，奶奶生孩子多，独自带大四个男孩，一辈子吃了不少苦，没有享过什么福，跟他没有过上好日子，很不容易。爷爷去世后，乡邻对爷爷最多的评价是“他是一个阿弥陀佛”，老好人之意。爷爷能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，足以反证他的为人。

爷爷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精英睁眼看世界的时代，维新变法、辛亥革命、新文化运动此起彼伏。由于地处偏僻，爷爷没有机会接触新文化运动，无从了解认知西方文化，但对传统文化认识深刻，对旧时中国的贫弱感同身受。

我读书刻苦，学习成绩是孙辈中最好的，深得爷爷喜欢，他对我寄托了最大的希望。高中时我生病三年，精神委顿，爷爷总是鼓励我，把家里最有营养的食物留给我。我考上大学后，爷爷年逾古稀，还能用文言文给我写信，文不加点，字迹清晰有力。他引用《礼记》中的话勉励我——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这句话直到现在都是我的座右铭。我喜欢把它分享给历届大学生，警示他们不能独学，要多交益友，多参加研讨。

有一年寒假，我跟爷爷谈《史记》，他就吟唱古曲《苏武牧羊》，“苏武留胡节不辱，雪地又冰天，苦忍十九年，渴饮雪，饥吞毡，牧羊北海边，心存汉社稷，旄落犹未还……”还应我的要求随手在笔记本上写下乐谱及歌词。

我跟他谈大学同学，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其中有来自大连的同学，爷爷吟唱起一首老歌《力争上游、大连》：“板荡中原数十载，外侮频繁最心痛，旅顺、大连久借不还……”到现在我还能记起爷爷唱歌时低沉抑郁的神态。

爷爷教我认识天干地支，推算甲子，教我背十二生肖，吟诵二十四节气歌。他带着孙辈给先人上坟，教我们叠纸钱，指导我在装冥币的信封上如何书写，这都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。爷爷让我懂得，人不能忘本，要敬仰先辈，了解民族历史，爱祖国文化。

几年前，父辈要给爷爷奶奶立碑，嘱我撰写碑文，我决定以爷爷的生平为主线进行创作。“韶齿诵辞赋，少年话麻桑。一朝失怙恃，终身田舍郎。结发萦苦辛，躬亲育栋梁。寄语诸昆裔，诗书继世长。”爷爷如果能读到这首不尽合格律的诗，他会修改吗？

心香一瓣祭爷爷，愿爷爷地下有知！

（本文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徐州市杂文学会副主席）

## 怀念父亲

□刘春国

又到清明，去年的这个时候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我坐在桌子前面，眼前又浮现出父亲的音容笑貌。我噙着眼泪呼唤他，但父亲再也看不到，再也听不到，我们再也无缘相见。那种疼，只有体会过了才懂。

生活中，悲伤的背面往往就是甜蜜。小时候家里穷，父亲是普通工人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日子过得虽然辛苦，但很踏实。幼时，我最盼的是农村大集，因为每个大集都有蒸包吃。蒸包刚出笼，白白胖胖，冒着诱人的热气，卖包子的人用一块新鲜的荷叶把包子包好，递到父亲手里，父亲掏出一张贰分纸币给人家，然后蹲下身子，把包子掰开给我吃。看着狼吞虎咽的我，父亲总是开心地笑。当时我认为这样的包子就是人世间最好的美味。

长大了些，因为城里的教育比乡下好，我便跟着在城里上班的父亲来到县城的学校上学。从此我跟父亲在他那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宿舍里一起待了整整七年。这七年里，我跟父亲无话不谈，父亲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对于我的一些疑惑和问题，他总能解答得很好，虽然没有什么大道理，但颇含哲理。后来自己年龄大了，成家有了孩子，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，有些观点常与父亲相悖，还特别固执，有时竟以跟父亲抬杠为荣。开始父亲也跟我争论，后来老人家习惯了，经常笑眯眯地对我说：你说得都对。现在想想这些事情，很是后悔。

后来，岁月蹉跎，父亲日益变老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生过几场大病，但都平安挺过来了。彼时，我与父亲的关系就反过来了，他变得更加依赖我。去年冬春之交，父亲再次因病住院，只是这次竟成为永别。

父亲这次的病情，初时不算严重，只是腿脚肿，医院诊断为糖尿病，我们也没太在意，但几天后医生建议我们转院，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将他接到省城的医院住了下来。在省城的医院，父亲被诊断为肾衰竭并发生多种其他病症，经历了几次透析和治疗，但效果甚微。此时父亲已不能进食，也不能排泄，痛苦万分。

去年3月2日下午，父亲病情急速恶化，进了重症监护室。那一天，应该是我这一生中最

痛苦也最矛盾的一天。

那天，父亲再也没从病床上起来，身体多种器官衰竭，肚子由于排泄功能丧失，肿得老高。当日早上，被病痛折磨一晚上的父亲对我说，扶我起来，咱到走廊走走。可是我们尝试了好几次，父亲都没有如愿站起来。看到他失落的表情，我又落了泪。下午，主管大夫告诉我，建议老人转重症，同时又告诉我，即使进了监护室，能不能挺过去，就要靠老人家自己了。

进重症监护室的前一刻，父亲紧紧抓着我的手，无助地看着我。他说，咱们走吧，病看来是治不好了。看着父亲，我强忍悲痛，不住地劝慰着他。那一刻，我是真的想带父亲走，不想留他一个人在那个冰冷的病房。出了病房，在病危通知书上，我签下了这一辈子最难签的名字，然后对着医生磕了今生对外人磕的唯一个头，说：“一切拜托了……”

然而，奇迹最终没有发生。3月4日，与医生沟通，父亲活下来的概率几乎为零，经与母亲及全家人商量，决定接他回家。早上，我跟弟弟、侄子到重症监护室接父亲的时候，他还在沉睡中。可能冥冥中知道我们来了，他睁开了眼。听我呼唤他，父亲眼中闪过一丝无奈的欢喜。回家的路上，父亲借助氧气微弱地喘着气，已不能说话，但仍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曾经这双手牵着我开启人生之路，如今我握着这双手，送他走完最后的旅程。回到老家的医院，我们的至亲都来了。父亲睁开眼，看了看大家，然后闭上了眼睛，我看到他眼角两滴泪落了下来。

两个小时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转瞬间，我们已经分别一年又一个月了，仿佛在一条大河的两岸遥遥相望。我不信鬼神，但真的好想在梦中见见您，想知道您在天堂是否安好，可是梦中，一次也没有见到您。

父亲走了，我也真正体会到后会无期的离别。天堂安好，没有病痛，没有苦难，幸福安然。人世间的我，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好，虽然少了您的帮助，我依然会努力地撑起这个家，不让您在那个世界还为我们牵挂。

亲爱的父亲，来世，愿再做父子。

（本文为教师、经济师，现任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）

## 母亲在等我

□汪树明

母亲挺直身子，站在南大渠堆上眺望着，等待我……小时候，母亲总是这样等我回家吃饭。放学后，爱玩的我，家也不回，就与小伙伴们在树林里、草堆边、土路上疯开了。当母亲绵长、焦急的呼唤声传到耳边时，我来不及掸去身上的尘土、草屑，拎起地上的小书包，慌不择路向家的方向狂奔。母亲见到气喘吁吁的我，一把将我拽过去，爱怜地掸去我头上的草屑，拍去我身上的泥土：“吃饭了，也不知道回家。”

在老家读初中时，学校离家很远。晚自习后回家，走在漆黑的路上，一旦与同学分开，总是吓得心扑通扑通跳。母亲知道我胆小，她像算好似的，早早地为我点亮一盏灯，将小煤油灯挂着重门口的钉子上。我一望到家里的灯光，心就平静了，脚步也轻松了。到家后，母亲将灯端到桌上，拾掇着给我盛饭，自己在灯下缝补衣服、纳鞋底。我上了高中，继而参加工作，每次离家就是母亲等我回家的开始。每次我回到家，她就开心得要命，忙活一中午，吃饭时一个劲儿劝我多吃点儿，恨不能一桌菜全让我吃下。

母亲83岁那年，我在县城买了房，将母亲从农村接到县城。母亲一心想帮我们做饭，可只会烧土锅的她，不会使用电饭锅、液化气，

她常常唉声叹气：“你们这么忙，我在这里吃闲饭，真是老了，没用了。”我们吃了母亲二十多年的现成饭，从没有过愧疚感，年事已高的母亲却为帮不了忙而自责。闲不住的她，只好每天先淘好米，择好菜，等着我们回家。

2008年，母亲不幸摔坏了一条腿，从此只能与床为伴。当时她又患有膀胱炎，有时来不及就会弄脏床单、被褥。我每天出门，母亲那不舍的目光追着我，直到我走出她的视线。上班中途，我回去给她换尿不湿。每次到家，开门的一刹那，或睡或醒的母亲都会睁开一双期盼的眼睛，盯着门口，说出一句令我揪心的话：“你回来了。”我听得出，母亲自我上班走后，就在等我回家，一直在等我。

那两年，为了母亲，我放弃了与朋友的聚会、饭局宴请，到了下班时间就急忙赶回家做饭。“母亲在家等我”，是我那时婉拒朋友相聚唯一的、最好的理由。

2010年10月，88岁的母亲走了，安葬在老家的南大渠堆上。那块墓碑，就如站立的母亲，那里又成了她等我的地方。

我知道，清明节到了，母亲又在等我去看她了。

（本文为江苏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江苏响水县住建局）